

荒野之煤的光与热

——论陈荒煤的文艺思想

□程继龙

今年是陈荒煤诞辰100周年。“荒煤”的笔名,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闪亮的名词,在回忆文章中陈荒煤自道了“荒煤”二字的来历和意义,“取名荒煤,则是与原名光美谐音,另一方面,也是意味着,一块荒野中的煤石,尚未发光,但最后终于将燃烧起来”。早年自取这一诗性十足的名字,怀抱新青年的激情和梦想,投入中国的文艺事业。20世纪30年代中期加入“左联”,开始了第一个文学创作高峰,先后出版了《忧郁的歌》《长江上》等短篇小说集。抗战爆发后,参加一系列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鲁艺,担任教学、领导工作,这一时期是他报告文学的创作高峰期,完成了报告文学集《新的一代》的主体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文艺界的重要领导工作,历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努力开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新局面,致力于电影工作的开展,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评论文章。新时期以后,重回文艺领导职位,文艺评论和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版《解放集》《回顾与探索》《荒煤散文选》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文艺实践中,陈荒煤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回顾和总结他的文艺思想,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学术意义。

文艺的价值何在,文艺的使命是什么?陈荒煤从加入左联时起,就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基本上形成了成熟看法,之后成为他一生坚持的原则和出发点。文艺当然可以描写一己的喜怒哀乐,零碎的日常生活,可以写得优雅唯美,但是不可脱离时代、脱离社会、脱离人民,中国历史的伟大进程和时代要求决定了作家、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必须走出象牙塔,汇入革命的洪流中去,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队伍中去。表现时代精神,反映历史规律,描绘人民生活的宏大图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前途。只有这样,作品才有价值,作家才能当得起人民作家的称号。在延安时,陈荒煤参加了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他后来的文艺思想有根本性的塑成作用,成为他文艺实践的准绳。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主持部队文艺工作时,他针对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什么”和“怎么写”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运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做了解答。他认为,部队文艺运动有明确的政治内容和要求,就是要给部队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的教育。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珍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革命历程,在文学作品中、银幕上展现这些斗争的经过和场面,表现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必然性,以此来增强对革命的了解和对祖国的热爱。而在这一表现中,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塑造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能在广大战士中发现英雄人物,生动地描绘英雄人物具有的战斗精神、大无畏精神和牺牲精神。作家要设身处

地地体会英雄人物的内心世界,懂得英雄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把英雄人物写成一个有血有肉、生动活泼、感情丰富的真正的人。但不可违背真实,完全不写英雄人物普通的一面,甚至还可以通过落后向先进的转变来塑造变化发展的英雄人物。

陈荒煤在“双百方针”时期,结合电影工作的实际情况,努力推进艺术民主和电影事业的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拍摄的影片数量极少,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电影题材狭窄,作家、导演和演员还不能完全深入到历史和生活中去,部队、城市、农村各方面的题材表现有限,电影的形式、结构、风格、语言不够生动活泼,电影领导工作不够民主化。陈荒煤认为,“双百方针”的主旨就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内发扬民主作风,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多样,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此,首先要保障剧本创作的数量和质量,剧本是拍出好电影的第一步。小说家、剧作家不应将对电影剧本创作产生神秘感和畏惧感,要认识到电影剧本创作也是一项必要而且十分正常的文艺工作。作家们要自觉承担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发现新人物、新现象,提炼创作,写出新的剧本来。导演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化修养,多接纳新剧本、新事物,争取导演出新阶段的新电影,展现出新风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电影的创作、拍摄要多重视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尊重电影艺术的基本规律,尽量减少长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对电影工作的干扰,应该在不违背电影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多听取编剧、导演、演员和观众的心声,尽可能地实现艺术民主。一意孤行和独断专制是电影艺术的敌人。进入新时期,文艺事业随着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迈入一个新阶段。陈荒煤认识到,过去一直存在的“左”的思想给社会主义文艺带来极大的损害,“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写先进人物等做法导致了艺术上的片面单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万马齐喑的不幸局面。要在清算“文革”贻害的基础上,深刻领悟文艺事业新的时代使命,解放思想,重新理顺文艺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避免将其机械、狭隘地理解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作家、导演等文艺工作者应该研究新情况、新课题、新经验,回答新问题,取得新成就,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强调艺术规律的重要性,是陈荒煤文艺思想的一个鲜明的特色。陈荒煤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特殊规律,不承认或

违背这个规律,就不可能辩证地、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本质和作用,不能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并按照它去促使事物的发展。”文艺虽然是上层建筑,属于精神文化领域,不可避免地具有人化与主观色彩,但这并不等于不能认识文艺的客观性和物质性,规律从内部支配着文艺的变化发展,只有认识、尊重并合理利用文艺规律,才能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文学艺术有它的客观规律,有各自的特性、特长、特殊的表现手段和方法,有它感染读者和观众的特殊力量”。既然是客观规律,那么就是不可违反的。忽视或否认文艺的特征,不按艺术规律办事,违反艺术规律,艺术创作就不能繁荣发展,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长期的文艺实践中,陈荒煤一直呼吁遵守艺术规律的重要性,文艺和政治同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文艺反映政治的动向、图景和心愿,但是一味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人为设置太多的禁区、树立不必要的观念,甚至强调只能写这个、不能写那个,这个是符合政治要求的、那个是路线错误的,在创作上必然导致“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消极后果。这样,作家、导演、批评家都不能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不能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即使真正对生活有所观察,对事物有所体验,形成了真正有价值的艺术感觉,也不可能形诸文字和银幕。在表现上,也必然陷入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只能创造出“高大全”的虚假人物,难以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理论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难免根据流行口号和僵化的政治教条来裁判作品。陈荒煤结合电影艺术,深入阐述了尊重艺术规律的重要性,具体讲述了艺术家究竟应该如何合理地从事文艺工作。他说编剧、导演和演员要认识到“电影艺术”的特性。

电影艺术是一种非常集中、科技性强、视觉性强和大众化的新兴艺术样式。电影因其历史较短、积累不足,要特别向文学学习,学习小说的情节性、诗歌的意境特征,文学可以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的言行举止和精神世界,新生不久的中国电影也应该增强文学性,这是提高电影艺术品位的一个重要法门。不仅如此,而且要在电影艺术内部研究形式、结构和风格,在传达思想性的同时,应该争取在艺术上有所建树。情节是电影在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形成的有意味的、形式化了的事件单元,一定要遵从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将情节动态化,而且要突出关键情节,这样才能避免

静止和平淡的毛病。电影是一种视觉性非常强的艺术,观众须通过银幕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将内容看完,所以就一定要重视电影的动作性,编剧在剧本创作时就不能忽略情节、人物的动作性,要考虑到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可视性,导演执导时也要将动作细化、人物的神态、举止、行动要清晰传神。在几篇相关文章中,他还援引西方电影学著作的论述,讲解“蒙太奇”的知识 and 应用,“(蒙太奇)借用电影方面可译为组接或剪辑,就是指把一些内容不同的、场面不同的镜头,按照创作的总的意图,依据情节的发展,时间空间的转换,予以合乎逻辑的剪裁,而产生连接、对比、联想等以及结构、节奏的作用”,而且结合电影实例,具体讲解蒙太奇的不同接合法、不同的效果。这可以说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领域对蒙太奇手法的最为通俗而全面的理解。在陈荒煤的批评视野中,文艺尤其是电影,是一个具有特殊规律和魅力的王国,尽管与政治、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但是同样具有不可侵犯的独立性,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艺术,才能创造出艺术真实。在左倾风气盛行的年代,尚能执著于艺术探索,忠实于精神生产的规律,这一点显得尤为可贵。

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地位与价值,是陈荒煤文艺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左联”时期,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陈荒煤,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鲁迅精神,赞同鲁迅的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通过树立人的自由品格而达到民族文化自新自强的目标,也促使他在具体而微文艺领导工作中具有某些高远的情怀,一定程度上超越一时一地的政策、指令,在较高的层面上看待文艺活动。高尔基“文学是人性”的思想也长久地启迪着陈荒煤,文学虽然和政治、历史、现实扯不开关系,但是文学的独立性在于它源于人,由人创造,以人为对象,又以人为衡量标杆。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文艺要改造人提升人的思想确立了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赋予了“文学是人性”这一信念的哲学意味。所以,不管是十七年时期的学习和探索,“文革”时期被诬为“夏路路线”的文艺黑线,还是新时期的恢复与解放,陈荒煤一直坚持“人”的信念。人是自然的人,人有血有肉,有生老病死,所以人身上体现着根深蒂固的自然属性,所以不应完全忽略这些实存的性质,忽视自然属性,滤去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味地歌

叩问无终境的文学

□傅异星

宋德发编的《从湖湘走向世界——胡良桂与文学理论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是对胡良桂30多年文学研究工作的总结,也标志着他的文学研究正式进入当代学术史的范畴,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很难将胡良桂归为哪一方面的专家。当然,胡良桂的最用心处、最用功处应该还是从理论上对文学相关内容作系统的探讨。建立在纯文学作品广泛、体贴、精细研究上的理论探讨,是他文学才华与逻辑思辨的最佳结合,也是他创造力的深刻表现。相比深邃艰涩的纯理论思辨与演绎,他的理论,是对当代文学创作实践的总结和升华,对当代文学而言,具有一种切中时弊的中肯与踏实。这无疑会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一种理论需求。

在名家林立的学界,胡良桂拥有自己鲜明的学术个性。编者宋德发将其概括为三点:以建设性为中心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以悟证为前提的论证与悟证的统一;以世界性为归宿的地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此概括甚为精准,凝练了胡良桂的学术追求、

学术眼光与治学思路。而笔者则认为,用“浓郁的政治情怀”,或者“经世情怀”来提炼和描绘胡良桂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品格,同样是恰当的。

这或许是湖湘文化心忧天下精神血脉的使然。在胡良桂那里,文学(包括文学研究)是人类精神的结晶,亦是引领人类精神的火把。他希图以一种刚健向上的文学来建构国民品格、凝聚民族情感。具体而言,他把文学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象征,以催生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为己任,梦想欧美雨中站起一个文化强健的中国。这样以人格和民族精神为旨归的文学观和学术追求贯穿了他研究的始终,既见之于他对长篇小说作宏大全景式的论证与建构,对“文学与先进文化”的全新诠释与思辨;也见之于他对批评家责任担当不遗余力的呼吁,对湖南文学的鼎力扶持与大力宣传。在“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院派蔚为主流的学界,这种情怀是胡良桂别有的风采,在这样的风采中,更见他的气魄与胸襟。

胡良桂除了辛勤的阅读、写作,还

有他对文字和词章的精益求精。这一点在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的论文《论文辞修养法》中可深切体会。西风东渐以来,这种讲究文法的文人传统,早已被迫求方法科学、理论新颖、视角独到的多数学者所忽视。而在胡良桂看来,文辞不美,文理不畅,如何能在以文辞见长的文学领域说三道四,作为一位前辈,笔者常见他,为文章结构或某个词句,反复地向他周边的年轻人征询意见,每有所得,便欣喜不已,对年轻人夸赞有加。

文学凝结了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为文学精神所浸润的人,必定是怀赤子之心的人。30多年的学术苦旅,让胡良桂的人生烙上了深深的文学之印。文学是他的全部,是他人生的滋养,也是他人生的界限。

如若当初不选择书斋生活,胡良桂大可在更广阔的天地上展一番身手。这样的人生,相比长期枯燥的书斋生活,毫无疑问会多几抹色彩、几番味道。这或许是学术中人回首人生时心底多少都有的人生遗憾。然而书斋生活的另般丰富,那种思接千载,驰骋古今往来之辉煌精神天地的自在与快意,也着实吸引人。在不断的自我挑战中,在无终境的思想对话中,人生之翼日趋丰满壮大,载人精神翱翔。其实,学术之途本无所谓尽头,探寻无止境,人生亦无止境。

黑龙江作家网开通

本报讯 11月6日,黑龙江省作协在哈尔滨召开常新港表彰奖励大会暨黑龙江作家网开通仪式。黑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陈永芳为常新港颁奖。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作协相关负责人及部分评论家、作家参加活动。会议由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主持。

常新港是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在30多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以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爱孩子的心,以作家的良知和

责任,用自己的笔在成人和孩子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成人了解孩子,让孩子认知世界。

颁奖仪式上,举行了黑龙江作家网重建开通仪式。这是黑龙江省作协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倾听群众呼声、响应群众意愿的一项举措。此后,黑龙江作家网将成为黑龙江省作协的官方网站,发布文学活动的相关信息,同时为本地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搭建参与活动、发表作品、表达思想的平台。(姜炳浩)

蒙古族诗人都仁吉日嘎拉引关注

本报讯 蒙古族“80后”诗人都仁吉日嘎拉诗集《火红的孤独》研讨会11月2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宝音贺希格、多兰、叶尔达·格·巴特尔、苏都巴特尔等40多位蒙古族文学界人士参加了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都仁吉日嘎拉的诗不仅展现了蒙古语言的生动丰富,蒙古诗歌的韵律乐感和蒙古人思维的广阔深刻,也影射了全球化

背景下文化的困境、生态的恶化等问题。诗人并不总是从宏大的角度入手,而是着重抒写大千世界、纷繁人世中一个平凡个体的孤独和思索,以及作为一个不平凡的诗人之不凡的追寻。他的诗歌有着对自我的反思,敢于触及现实,有着淡淡的忧伤却不消极,有着铮铮傲骨却无骄狂。他很好地秉持了一个诗人该有的良知与良心。(哈森)

倾听者的精神乐园

□朱星辰

2013年10月,巴黎第三大学电影与视听研究院副教授米歇尔·希翁的专著《声音》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相应的领域内,“声音”既是一个专业化的学术词汇,同时也作为一种同我们日常生活及个人体验最为密切的现象而存在;声音既是熟悉的,也是神秘的;既具备学术化的深邃,也具备艺术感悟所带来的灵动。于是,在对声音无尽的探索、实验与体会的25年时间旅程中,米歇尔·希翁的《声音》便跃然呈现在眼前。

架构一本复杂的、多样的、彻底并完全关于声音的著作并非易事,而为每一个倾听者对声音的认识角度都不尽相同,由于声音的不可物化性,它将永远存在于渺茫的未知领域。但是,声音却又如此具体,频率、分贝等都是将它量化的名词。

在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中,声音首先是感性的。它可能是维克多·雨果一首诗中所描绘的状态,或是其他文学家所带来的曼妙的例证,也有可能根据声音带给人的感受幻化成图景。从原始的听觉开始到牙牙学语的模仿,声音充满意味,充满神奇的能量。接下来,声音被米歇尔纯粹当成一种物理状态而进行学理意义上的描述,曾经的感悟转化成了不容动摇的数据,一个概念、两种诠释,没有什么比声音更适合充当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纽带了。因此,米歇尔眼中的声音是充满哲学的,所有的倾听者,都将置身于一个美妙的哲学乐园。

倾听者依照感觉和技术将声音建构成一种存在的文化客体,之所以成为文化客体,主要依托于作者延伸了作曲家、声音表演者以及影视声音导演、诗人、科学家等所有声音制作者与专业倾听者的经验与实践,在上述人类所拥有的共同的、关于声音的哲学乐园里,声音在时间中延续的、不见踪影的、带有神秘感的美学特征,都被作者逐一呈现出来,在这个

充满探索性的听觉旅程中,倾听者恍然大悟:原来声音可以这样具体的产生美。

《声音》的哲学意味还体现在它独有的、彻底沉浸于空气中,却充满无限力道的能量上。我们忽视于声音的虚无,却不可能忽视这份虚荣所带来的影响,高强度的音量所产生的破坏、由特定频率、节奏所产生的律动带来的吸引或迷失,甚至在医疗科学中对人类精神的作用,都是这份虚无的元素所带给人类的震撼,它持续存在着,不到极致的环境中绝不消失;它没有痕迹,却带来记忆的痕迹;它产生于时间之内却又带来空间的距离;它永远运动着,错过一次,就错过永远。这一切都是米歇尔·希翁所带来的关于《声音》的充满矛盾却又统一于矛盾的哲理。

该书的叙事是碎片化的,如同无形之声,但又具备整体上割裂不断的统一性思维,在这种带有思辨性的后现代叙事理念中,声音就暗含了颇有意味的哲思:存在与虚无并非完全对立,在相当一种平凡而又极致的情况下,它们从过去贯穿至现代,乃至未来。于是,为了呈现出虚无声音的存在性,作者不仅要声音图像化,还要将声音影像化。如果说图像化的声音只是机械的模拟倾听者的状态,那么影像化的声音就是将其所具备的所有魅力都无限的扩大,它不再仅仅是视觉的点缀,却和视觉相得益彰建构着一种直至20世纪才兴起的新型视听媒介。这便是作者告之倾听者声音所独有的、无处不在的渗透者的能量。

平凡的命名方式是《声音》一书最具有哲思意味的开头,纯粹而简洁的开端却带来巨大而复杂的叙事华彩。数学家眼中的频率、诗人笔下的词汇、音乐家建构出的旋律以及影视艺术家所有关于故事的想象,都属于声音存在的哲学乐园。

韩作荣同志逝世

本报讯 当代杰出诗人和作家、人民文学杂志社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韩作荣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3年11月12日凌晨在京逝世,享年66岁。

韩作荣,1947年出生,笔名何安,黑龙江海伦人。中共党员。1966年毕业于黑龙江农业机械化学校。1968年参加工作,历任工人、解放军工程兵战士、排长、师政治部干事,转业后任《诗刊》编辑,《人民文学》编辑、副主任、主任、副主编、常务副主编、主编。中国作协第六、七、八届全委会委员。2012年4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2013年6月当选为中国诗歌学会会长。

韩作荣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万山军号鸣》《六角的雪花》《北方抒情诗》《静听白桦林》《爱的花环》《少女和紫丁香》《裸体》《玻璃花瓶》《瞬间的野菊》《韩作荣自选诗》《纸上的风景》,诗论集《感觉·智慧与诗》《诗魅惑》,随笔集《圆月的诱惑》《另一种散文》,报告文学集《隐秘与突变》《城市与鸟》等。《隧道口,飞进一只蜜蜂》获1984年北京文学奖,《凝视》获1993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韩作荣自选诗》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上海文艺出版社向鲁院赠书

本报讯 11月8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向鲁迅文学院赠送图书仪式在京举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魏心宏代表出版社向鲁院赠送了一批该社最新出版的文学文化书籍。他表示,出版社今后每年都会精选该社最新出版的同类书籍赠送鲁院,以满足鲁院中青年作家对高品质图书的需求。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成曾璹代表鲁院接受了捐赠。他说,这次赠书活动充分体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独有的文化眼光和一个知名文艺出版社所具有的社会文化责任。上海文艺出版社赠送的这些优秀图书一定会使今后在鲁院培训学习的中青年作家大受裨益。

据悉,此次赠书活动是由刚从鲁院结业的海上籍学员热心促成的。

(欣 闻)

(程宏)